

絲路與穆宣系列之一：

從「絲路」到「穆宣」

莊祖鯤

沒有人否認，二十一世紀宣教的最大挑戰，乃是如何向穆斯林傳福音。因為自從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以前被包圍在「鐵幕」內的共產國家，如今已經向外開放了。雖然各國開放的程度不一致，但是基本上大多數國家容許宣教士進入，也容許教會存在；但是許多伊斯蘭教國家，迄今仍然是對基督教封閉。

同時，近幾年來，在中國教會中風起雲湧的「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再度引起許多人的熱情及激辯。六十年前，曾有一批年輕的弟兄姊妹帶著異象及熱情，披荊斬棘地邁向中國的西北邊疆，期望有一天能從那裡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去。雖然由於外在政治局勢的變化，他們從未能踏出國門，福音也未曾傳到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中去；然而他們的血淚未曾白流，因為他們的心志激勵了我們。我們應該承接這薪火相傳的異象，在本世紀內，將福音傳遍伊斯蘭教地區，使生活在黑暗中的百姓，能看見真光。

有關穆宣的「迷思」

然而，今天引起爭辯的問題，不是這個異象，而是有關「穆宣」的策略與步驟。換句話說，我們是否應該立刻招募一批年輕的弟兄姊妹來學習阿拉伯語，培養他們做穆宣的宣教士？

我們是否要現在就差派人到巴基斯坦、中亞地區去宣教？

其實從這些爭辯的問題看來，顯然有許多人對「穆宣」有太多似是而非的「迷思」(myth)。例如說：

- 實際上大多數的穆斯林並不懂阿拉伯語，這包括中國的回族及印尼人、馬來人、巴基斯坦人。維吾爾族的穆斯林也是說突厥語。

- 大多數的穆斯林並不是住在中亞或中東一帶，而是在亞洲。其中東南亞(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和南亞(包括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加起來，佔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總數的一半以上。

- 如果要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並不一定要經過西域的「絲路」，還有一條海上的絲路，也可以到達耶路撒冷。而這條海上絲路，恰恰是經過穆斯林最多的東南亞及南亞。

華人信徒參與穆宣的「利基」

既然全力推動「穆宣」是普世教會的共識，那麼海內外華人教會如何來共襄盛舉呢？有甚麼是我們華人基督徒的「利基」(nich)呢？這「利基」乃是商場上做投資評估常用的術語，意思是獨特的機會和優勢。就向穆斯林傳福音

而論，中國教會和信徒有何特殊的優勢和機會呢？經過分析，我們可以至少可以舉出下列幾點：

1. 我們沒有西方列強與伊斯蘭教國家衝突的歷史包袱。

自十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來，西方基督徒與中東一帶的穆斯林已經結怨八百年了。近幾年來，又因著伊拉克戰爭，更是新仇加舊恨，積怨難解。這對於西方宣教士來說，要向穆斯林傳福音，更是困難重重。相對而言，中國基督徒則沒有這些歷史的包袱。

2. 數百萬已經漢化的回民，可以成為我們向穆斯林傳福音的起點。

伊斯蘭教國家不但採取政教合一的政策，而且宗教與家庭、社會都是密切連結在一起的。這種滴水不漏的體制，是向穆斯林傳福音極端困難的原因。然而在中國的數百萬回族卻是例外。這些回民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散居在中國各地數百年了，語言和文化上都已經漢化，只有在宗教和少數生活習慣上(如不吃豬肉)，還有回民的特色。因此要向這些回民傳福音，困難度不是太大。例如福建泉州的數萬回民中，就有相當多的基督徒。但是這些回族的基督徒，卻可能是將來最好的「穆宣」宣教士候選人。

3. 在東南亞一帶，有數百萬

寄居百年以上的華僑及華人教會，可以作為穆宣基地。

在東南亞一帶，華僑散佈極廣，人數達數百萬以上，有些已經寄居在當地長達數百年之久。同時，在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有相當有活力的華人教會。因此，如果與當地的華僑教會合作，海內外華人教會聯手在「穆宣」事工上大有可為。

4. 華人吃苦耐勞，適應力極強，容易在宣教地區紮根。

華人的吃苦耐勞是我們的特色。因此有人說：「只要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中國人在那裡流汗；但是只要有月亮的地方，也有中國人在那裡流淚。」我們如果能把這種為生活操勞的刻苦精神，發揮在宣教上，我們當然比西方宣教士更能在那些艱苦的伊斯蘭教地區紮根的。

海上絲路與陸上絲路

由於漢朝的張騫出使西域，以及盛唐時代的東西方往來密切，使得經過西域一帶的「絲綢之路」是我們多數人耳熟能詳的。但是對於「海上絲路」，可能就不是太多人注意到了。事實上，關於絲路有許多我們容易忽略的真相：

• 海上絲路通行的時間遠比陸上的絲路長許多。海上絲路從漢代一直延續到明朝末年，長達一千五百年之久。當然早期的海上絲綢之路只通往韓、日兩國，後來航海技術發達之後，也開始通往越南、泰國、東南亞各國，甚至中東一帶。陸上的絲路則只有在漢朝初年、盛唐時期和元朝時期通暢無阻，其他的時期整條路是重重險阻，行不得也。

• 中國的絲綢及瓷器，通過

海上絲路所輸送的數量，遠比通過陸上絲路所輸送的大得多。因為船隻比駱駝的載重量大太多了。尤其宋朝以後的中國瓷器，多半由海上運往中東及歐洲。因此，海上絲路又被稱為「絲瓷之路」。

• 這條海上絲綢之路，也被稱為「香料之路」，因為中東、印度及東南亞的胡椒、乳香、沒藥、香料，都由此途徑輸入中國。因此許多阿拉伯及波斯商人多半由海上絲路來到中國，並以這些香料來交換中國的絲綢。

• 有許多阿拉伯及波斯商人甚至定居在中國沿海一帶(如廣州及泉州)，後來他們成為中國回民的先祖。據考證，最早的伊斯蘭教清真寺是在泉州，泉州甚至有唐朝初年據說是穆罕默德三個弟子的「三聖墓」。所以，雖然中國西北的回族，可能多半是中亞或西域一帶的回民後裔；沿海一帶的回民，卻有許多是阿拉伯及波斯人的後裔。

• 海上絲路也對東南亞國家的「伊斯蘭化」發生重大影響。印尼及馬來西亞原來受印度商人的影響，屬於印度教的勢力範圍。後來阿拉伯商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到了十四、十五世紀才紛紛改信伊斯蘭教。到今天，只有印尼的巴里島還可以看見印度教殘餘的痕跡。當然，通過中亞一帶所謂「陸上絲路」的國家也先後成為伊斯蘭教國家。但是論人數或影響力，可能東南亞國家比中亞國家大得多。

華人教會參與「穆宣」的策略芻議

依據以上的探討，我個人對海內外華人教會將來參與「穆宣」

的策略，有下列幾點淺見，提出來供大家參考、商議：

1. 第一優先的宣教對象，應以中國境內的回族為主。我們需要依據各地區不同的情況，透過各省市的教會同心協力，來擬定不同的宣教方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農村到都市的回族「打工仔」或學生，他們離鄉背井，束縛較少，較容易信主。

2. 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教會應該開始進行向本地穆斯林宣教的調查及預備工作。東南亞種族複雜，有些種族並不是根深蒂固的死硬派穆斯林，因此可以成為宣教的優先對象。當地華人教會中，若有能操當地語言的信徒，可以開始做鬆土的「福音預工」工作。

3. 開始培訓一些準備投身「穆宣」的宣教士，如果這些宣教士是來自回族的背景，是最理想了。而比較合適的培訓地點，可能是東南亞的華人神學院，如菲聖、馬聖、馬浸及印尼的神學院。因為他們在伊斯蘭教的環境中，可以讓學生有第一手的接觸和經歷。但是在師資方面，我們可能仍需要借重西方國家有經驗的宣教士，來補我們的不足。

4. 當政治、經濟條件具備時，我們可以由海、陸兩線並進，沿著海上及陸上絲路，將福音逐步傳向耶路撒冷。

在以後的一系列文章中，筆者將陸續、比較深入地對這些「穆宣」的策略進行探討，期望提供一些個人的淺見，以集思廣益，來共同擬定一些可行的具體行動方案。

(作者為波頓士真理堂主任牧師及真光協會創辦人)